

論語私考

四
五

口七12
1.676
5止

早稻田大學附屬圖書館
寄第
第
第
號
卷
此書館不外許帶出

9 10 1 2 3 4 5 6 7 8 9 20 1 2 3 4 5 6 7 8 9 30 1 2 3 4 5 6 7 8

門 仁 12
番 1676
卷 54

論語私考卷第九

陽貨第十七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
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謂孔子曰。來。予與。再言。
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
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
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
歸如字。鄭本作饋。塗亦途。好呼報反。知音智。
孔安國曰。陽貨陽虎也。季氏家臣而專魯國。

土佐 山本鸞 撰



之政。欲見孔子使仕也。歸孔子豚。欲使往謝。故遺孔子豚也。塗道也。於道路與相逢也。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言孔子栖栖好從事。而數不遇失時。不得為有知也。吾將仕矣。以煩辭免害也。說文曰。豚。小豕也。邢昺曰。蓋名虎字貨。亟。數也。太宰純曰。亡不在也。諸之也。馬融曰。懷其寶而迷其邦。言孔子不仕。是懷寶也。知國不治而不為政。是迷邦也。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年老歲月已往。當

急仕也。朱熹曰。將者且然而未必之辭。貨。諸皆譏孔子。而諷使速任。孔子固未嘗如此。而亦非不欲仕也。但不仕於貨耳。故直據理答之。不復與辯。若不論其意者。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孔安國曰。君子慎所習也。太宰純曰。人性萬殊。約有三品。善為上。惡為下。可以善可以惡。為中。上者不待教。性相近者。語中品之性也。其性不甚相遠。其所以相遠者。習慣

下者不可教中者不可不教

非

不移

使然也已。故習不可不慎也。

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知音

孔安國曰：上知不可使強為惡，下愚不可使強賢也。菽生茂，卿曰：移云者，移性之謂矣。移亦性也，不移亦性也。故曰：上知與下愚，言其性殊也。中人可上可下，亦言其性殊也。學子以養之，養而後其材成，成則有殊於前，是謂之移。又謂之變，其材之成也，性之成也。故書曰：習與性成。非性之移也。朱熹曰：

此承上章而言。或曰：此與上章當合為一。子曰：二字蓋衍文耳。

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絃邪本作弦莞

陸本作菟焉於
處反易以豉反

孔安國曰：子游為武城宰也。割雞焉用牛刀，言治小何須大道也。道，謂禮樂也。樂以

和人。人和則易使也。二三子從行者也。邢昺曰。之適也。朱熹曰。絃琴瑟也。時子游爲武城宰。以禮樂爲教。故邑人皆絃歌也。何晏曰。莞爾小笑貌也。繆播曰。割雞焉用牛刀。惜其不得道守千乘之國。如牛刀割雞。不盡其才也。鸞曰。子游志禮樂。不得大用。而爲邑之宰。孔子蓋惜之。割雞焉用牛刀者。孔子之微言也。子游不達。誦他日所聞。孔子之言以答也。孔子之微意有難明者。

故云前言戲之耳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說曰。未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

魚本弗作不左傳史

記皆弗擾作不扭說音悅夫音符

孔安國曰。弗擾爲季氏宰。與陽虎共執季桓子。而召孔子也。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之適也。無可之則止耳。何必公山氏之適者也。興周道於東方。故曰東周也。邢昺

曰弗擾。即左傳公山不狃也。字子洩。末無也。已止也。徒空也。鸞曰。為東周乎。言羽翼補王室。興復文武之道於東方也。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聖本孔子曰作孔子對曰

公山安國曰。不侮不見侮慢也。敏則有功。應事疾則多成功。鸞曰。為猶行也。行五者

於天下以行仁也。信則人任焉者。已不失信。則人能任已事也。惠則足以使人者。惠人則人懷惠。故足以使人也。

佛肸召。子欲往。子路曰。昔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

佛肸許密反。論衡子路下有說二字焉。於處論衡食下有也字。

佛音弼。皇本作聃。漢書古今人表作

孔安國曰。佛肸。晉大夫趙簡子之邑宰也。不入者不入其國也。磷。薄也。涅。可以染皂者。言至堅者磨之而不薄。至白者染之於涅而不黑。喻君子雖在濁亂。濁亂不能污也。朱熹曰。親猶自也。邢昺曰。涅水中黑土。緇。黑色也。皇侃曰。匏瓜星名也。言又有才。宜佐時理務。為人所用。得如匏瓜。繫天而不可食。邪。鸞曰。有是言也。屬下句。磨而不磷。涅而不緇。蓋古語也。

子曰。由也。汝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居吾語女。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女音汝。語魚據。反好呼報。反知音智。邢昺曰。蔽。謂蔽塞不自見其過也。居坐也。菽生茂。鄉曰。六言六蔽。蓋亦古有斯語也。孔安國曰。子路起對。故使還坐也。仁者愛物。不知所以裁之。則愚也。蕩。無所適守。

也。賊父子不知相為隱之輩也。狂妄抵觸人也。朱熹曰。愚若可陷。可罔之類。蕩窮高極廣。而無所止。太宰純曰。勇不怯懦也。剛不屈撓也。六言所好者。人之所謂德也。學學詩書禮樂也。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學子之者。所以脩德也。德之不脩。不免於六者之蔽。故君子不可不學也。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

於鳥獸草木之名。

夫音符

包咸曰。小子門人也。邢昺曰。莫不也。孔安國曰。邇近也。朱熹曰。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其緒餘又足以資多識。鸞曰。興起也。詩者言人情世態。諷詠以道導之。興起於道也。觀者。謂觀人情世態。治亂得失也。羣者。能知人情。故可與人羣居也。怨者。詩之教歸於人情之正。怨而不失正。故可以怨也。邇之事父。遠之事君者。謂知所事君父之道也。言學詩

則得其效如此。

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

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女音汝與音餘

邢昺曰。爲猶學也。牆面。面向牆也。馬融曰。周

南召南。國風之始。赤星國香曰。二南者。詩

之首篇。故言二南。則三百篇盡從之矣。

倪士毅曰。書周官曰。不學牆面。孔子取譬本

此。朱熹曰。正牆面而立。言即其至近之地。而

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行。鸞曰。爲周南召

南矣乎者。猶言學詩矣乎。學詩之效。如
前章所言也。不學詩。則不可以事君父。故
孔子云爾。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
云乎哉。

鄭玄曰。玉。圭璋之屬。帛。束帛之屬。言禮
非但崇此玉帛而已。所貴者。乃貴其安上治
民也。馬融曰。樂之所貴者。移風易俗也。非
謂鐘鼓而已也。

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陸本窬作踰與音餘

孔安國曰。荏柔也。謂外自矜厲而內柔佞也。為人如此。猶小人之有盜心。穿窬。穿。穿壁。窬。牆也。子曰。鄉原。德之賊也。

朱熹曰。鄉者。鄙俗之意。原與愿同。荀子原慝。注讀作愿是也。鄉愿。鄉人之愿者也。盖其同流合汙。以媚於世。故在鄉人之中。獨以愿稱。夫子以其似德非德。而反亂乎

德。故以為德之賊。而深惡之。詳見孟子末篇。荻生茂。鄉曰。德謂有德人也。

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皇本無也字

邢昺曰。塗亦道也。荻生茂。鄉曰。道聽而塗說。謂口耳之學也。道塗亦喻耳。鸞曰。凡人聽之於言也。不反求於己。而輕薄浮淺。如聽之於道路。說之於道路者。是自棄其德也。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

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

與哉之與音餘陸德明曰一本無哉字潛夫論患得之作患不得文

朱熹曰鄙夫庸惡陋劣之稱孔安國曰言不可與事君也何晏曰患得之者不能得之也楚俗言也邢昺曰苟誠也鄭玄曰無所不至者言其邪媚無所不為也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古之矜也廉今之矜

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

亡音無魯論廉作殿

馮椅曰或是之亡不敢為決然之辭恐尚亦有之邢昺曰亡無也朱熹曰肆謂不拘小節蕩則踰大閑矣廉謂稜角階厲直謂徑行自遂太宰純曰矜當為狷聲之誤也鸞曰狂之肆狷之廉愚之直皆性之疾也而今也不能如古之疾矣。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皇本無此章

朱熹曰。重出。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

惡利口之覆邦家者。

惡鳥路反。皇本樂下無也。字者作也。

荻生茂。卿曰。惡紫之奪朱也。此一句譬喻。孔安國曰。朱。正色。紫。間色之好者。惡其邪好。而奪正色也。利口之人。多言少實。苟能說媚時君。傾覆其國家也。包咸曰。鄭聲。淫聲之哀者。朱熹曰。雅正也。

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

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

何言哉。

魯論上天字作夫。

何晏曰。言之為益少。故欲無言也。荻生茂卿曰。此章為教而發也。教者謂禮樂也。及孔子時。禮樂存。而人不識其義。故孔子明其義。以教之。於是乎學者皆以為義止是焉。豈知言之為益少也。故孔子欲無言。明禮樂之義。不可以言盡也。引天以明其不待言。而默識之也。夫

禮樂之教。至於默而識之。其義莫有窮盡也。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

孺亦作孺。皇本辭下有之字。

何晏曰。孺悲魯人也。孔子不欲見。故辭以疾。為其將命者不知已。故歌令將命者悟。所以令孺悲思也。邢昺曰。將奉也。朱熹曰。孺悲嘗學士喪禮於孔子。當是時必有以得罪者。故辭以疾。程顥曰。此孟子

所謂不屑之教誨。所以深教之也。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曰。女安則為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為也。今女安則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

榆柳之火
夏取棗杏
之火季夏
取桑柘之
秋取柞櫨
之火冬取
槐檀之火

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謂其基下同陸德明曰一本作其夫音符下

同衣於既反皇本錦下有也字女音汝下同皇本女安上有曰字從之不樂之樂音洛

朱熹曰。期周年也。沒盡也。升登也。期可已矣。已止也。言期年則天運一周。時物皆變。喪至此可止也。邢昺曰。鑽木出火。謂之燧也。通達也。馬融曰。周書月令。有更火之文。春取棗杏之火。一年之中。鑽火各異木。故曰改火也。子生未三歲。為父母所懷抱也。太宰純曰。稻。禮之食也。錦。禮之衣也。二夫字。指

行禮者。言不行三年之喪。而行禮也。為之者。為禮樂也。此言君子居喪。哀戚之至。不暇憂禮樂。以詰之。所以解其惑也。孔安國曰。旨美也。通喪者。自天子達於庶人也。鸞曰。三年之喪。先王之制也。宰我在聖問。豈不知之乎。但恐禮樂之壞崩。故發其所見以問之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者。詰問之辭也。言有三年之愛乎否。無則可以已矣。有則三年之制。不可以苟也。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

邢昺曰。博。說文作博。局戲也。圍碁謂之奕。賢。勝也。已。止也。鸞曰。又谷有所事之事也。而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者。是廢人耳。難矣哉者。難於為事也。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為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

朱熹曰。尚上之也。君子為亂。小人為盜。皆以位言者也。太宰純曰。義者先王之義也。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徼以為知者。惡不孫以為勇者。惡訐以為直者。

石經無上之亦字。惡為路反。下同。惡者之惡如字。石經子曰有惡無惡字。下流無流字。魯論窒作室。鄭本徼作絞。知音。孫音遜。

荻生茂卿曰。稱揚也。下流。謂藪澤也。再見。

邢昺曰。微子名啓。司馬彪云。箕子名胥餘。
 太宰純曰。章有三句者。記者之辭也。鸞曰。仁
 者。成德之稱也。三子行各異。而同稱仁。不止
 去之為之。奴諫而死。其德之盛。必有可以稱
 仁人者矣。三子之行。其詳不可得而聞焉。
 柳下惠為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
 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
 必去父母之邦。三息暫反。又如字焉。於虔反。石經非作國。
 孔安國曰。士師。典獄之官也。苟直道以事人。

所至之國。俱當復三黜。朱熹曰。黜。退也。邢
 昺曰。焉。何也。胡寅曰。此必有孔子斷之之
 言。而亡之矣。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
 孟之間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
 邢昺曰。待遇也。謂以祿位接遇孔子也。孔安
 國曰。魯三卿。季氏為上卿。最貴。孟氏
 為下卿。不用事。言待之。以一者之間。朱
 熹曰。此言必非面語孔子。蓋自以告其臣。

斯

而孔子聞之爾。太宰純曰。此記景公前後兩次之言。非一時而有二言也。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

歸如字。鄭本作饋。朝直遙反。

孔安國曰。桓子季孫期也。使定公受齊之女樂。君臣相與觀之。廢朝禮三日也。朱熹曰。按史記定公十四年。孔子為魯司寇。攝行相事。齊人懼歸女樂以沮之。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

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子下欲與之言。

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

皇本孔子下有之門。二子衰下諫下。追下皆有也。字石經

同何下有而字。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魯論作其斯已矣。今之從政者殆。皇本章未有也。字

孔安國曰。接輿楚人也。佯狂而來歌。欲以感切孔子也。比孔子於鳳鳥也。鳳鳥待聖君乃見。非孔子周行求合。故曰衰也。已往所行。不可復諫止也。自今已來。可追自止。辟亂隱居也。朱熹曰。夫子時將適楚。故接輿歌而過其

車前也。已止也。邢昺曰。而皆諸辭也。殆危也。趨謂疾行也。包咸曰。下下車也。太宰純曰。孔子聞接輿之歌。而知其非常人。故下車欲與之言。接輿則懼人之覺。其佯狂。故趨而避之也。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長沮曰。夫執輿者為誰乎。子路曰。為孔丘。曰。是魯孔丘與。對曰。是也。曰。是知津矣。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為誰。子路

曰。為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耜而不輟。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夫執之夫魯曰付皇本上之為誰下有年字從之石經字
作子丘與徒與之與音餘皇本曰是也上有對字從之對曰是也曰是知津矣石經作曰是是知
津皇本曰為仲由上有子路二字陸德明曰一本孔
丘之徒與上有子字陸本孔丘作孔子辨本滔滔作悠
悠史記同漢書叙傳作怡怡音避
字子路行無行字夫子無夫字皇本群下有也字

鄭玄曰。長沮桀溺。隱者也。耜。廣五寸。二耜爲耦。津。渡處也。耨。覆種也。輟。止也。覆種不止。不以津處告也。朱熹曰。耦。並耕也。滔滔。流而不反之意。言天下皆亂。將誰與變易之。以猶與也。且而。而汝也。憮然。猶悵然也。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天下若已平。治。則我無用變易之。正爲天下無道。故欲以道易之耳。邢昺曰。執輿。謂執轡在車也。時子路爲御。既使問津。孔子

居
代之而執轡也。然。猶是也。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與猶等也。憮。失意貌。馬融曰。知津。言數周流。自知津處也。何晏曰。士有辟人之法。有辟世之法。長沮桀溺。謂孔子爲士。從辟人之法也。已之爲士。則從辟世之法也。夫子憮然。爲其不達己意。而使非己也。孔安國曰。鳥獸不可與同群。隱居於山林。是與鳥獸同群也。吾自當與此天下人同群。安能去人從鳥獸居乎。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蓀。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殺雞為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也。已知之矣。

寫

蓀一作條。一作菘。石經植作置。芸作耘。食音嗣。見其之見賢通。反朱熹曰。福州有國初時。寫本下之子路下有反子二字。長竹丈反。石經君臣之義。作君臣之禮。皇本廢文。作可廢也。石經作其廢之也。皇本不行下有也字。從之。已音以。

包咸曰。丈人。老者也。蓀。竹器也。四體不勤者。不勤勞四體。邢昺曰。夫子。孔子也。不仕無義者。不仕是無君臣之義也。朱熹曰。分辨也。五穀不分。猶言不辨菽麥爾。植。立之也。子路拱而立。知其隱者敬之也。蓋丈人之接子路甚倨。而子路益恭。丈人因見其二

子焉。則於長幼之節。固知其不可廢矣。故因其所明以曉之。倫。序也。人之大倫有五。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仕。以行君臣之義。故雖知道之不行。而不可廢。孔安國曰。除草曰芸。至則行矣。子路反至其家。丈人出行不在也。鄭玄曰。子路曰。不仕無義。留言以語丈人之二子也。

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

少連。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已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鄭本朱作侏與音餘中陟仲反行下孟反石經其斯而已矣作其斯以矣鄭本廢作發朱熹曰。逸。遺逸。民者。無位之稱。虞仲。即仲雍。與泰伯同窳。荆蠻者。夷逸。朱張。不見經傳。少連。東夷人。少連事不可考。然記稱其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暮

悲哀三年憂。則行之中慮亦可矣。鄭玄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言其直己之心。不入庸君之朝。孔安國曰。但能言應倫理。行應思慮。如此而已。秋生茂卿曰。言中倫。行中慮。蓋其言行暗合聖人之倫慮也。蔡清曰。其斯而已矣。指中倫中慮。言謂其所可取者。在此耳。不可謂其無他善也。孔子下文論列。不及朱張。不知如何。包咸曰。放置也。不

復言世務也。馬融曰。清純潔也。遭世亂。自廢棄。以免患。合於權也。無可無不可者。亦不必進。亦不必退。唯義所在也。蘇鳥曰。權者。謂行已中道。得時措之宜也。

大師執牛適齊。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鼓方叔入于河。播鼗武入于漢。少師陽擊磬襄入于海。大音秦。鼗亦作鞀。皇本作鞀。少詩昭反。朱熹曰。大師。魯樂官之長。執牛。其名也。亞飯。

以下以樂侑食之官。于繚缺皆名也。沂河內。漢。漢中。少師。樂官之佐。陽襄。二人名。襄。卽孔子所從學琴者。海。海島也。此記賢人之隱遁。以附前章。然未必夫子之言也。末章放之。孔安國曰。亞次也。次。飯樂師也。播。猶搖也。武名也。魯哀公時。禮壞樂崩。樂人皆去。包咸曰。鼓。擊鼓者。方叔名也。邢昺曰。鼗鼓。如鼓而小。有兩耳。持其柄搖之。旁耳。還自擊。秋生茂。鄉曰。無初。飯者。不須侑也。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永備於一人。

陸本施作弛。石經福本同。

孔安國曰。魯公。周公之子伯禽。封於魯也。以用也。怨。不見聽用也。大故。謂惡逆之事也。朱熹曰。弛。遺棄也。邢昺曰。永。責也。胡寅曰。此伯禽受封之國。周公訓戒之辭。魯人傳誦。久而不忘也。其或夫子嘗與門弟子言之歟。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
季隨。季騮。

包咸曰。周時四乳生八子。皆為顯仕。故記
之爾。陸德明曰。鄭玄云。成王時。劉向馬
融。皆以為宣王時。林希元曰。八士。南宮氏。
文王時。皆為虞官。國語云。文王詢於八
虞。汲冢周書克殷解云。乃命南宮忽。
振鹿臺之財。巨橋之粟。乃命南宮百。
達。史佚。遷九鼎。三巫。蓋南宮忽。即仲忽。

南宮石^百達。即伯達。尚書所謂南宮括。即
伯适也。張載曰。記善人之多也。

論語私考卷第十

土佐 山本齋寫撰

子張第十九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

朱熹曰。致命。猶言授命也。菽生茂。鄉曰。致如致女之致命。謂君命也。思者。謂思而求之也。太宰純曰。其可。言其可以爲士也。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爲有焉。

能為亡。焉於處反
亡音無

邢昺曰弘大也篤厚也亡無也孔安國曰焉能為有焉能為亡言無所輕重也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矜居陵反賢與之與音餘
皇本陸本石經皆拒作距

包咸曰友交當如子夏汎交當如子張鄭玄曰子夏所云倫黨之交子張所云尊卑之交也荻生茂鄉曰善猶能也謂人之有善行者也太宰純曰云何猶如何也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為也

其他為小道
何晏曰小道謂異端也太宰純曰小道對大道而言先王之道為大道乃百蒙衆技之謂也致遠恐泥者言不可一行也

包咸曰。泥。泥難不通也。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亡音無。好呼報反。

孔安國曰。日知其所未聞也。邢昺曰。亡無也。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何晏曰。切問者。切問於已所學。而未悟之事。近思者。近思已所未能及之事。汎問所未學。

遠思所未達。則於所習者不精。於所思者不解。鸞曰。篤志者。厚志於先王之道也。博學篤志。切問近思。四者。為學之道也。為學如此。則仁德自成。故曰仁在其中矣。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白虎通成作致。

邢昺曰。肆。謂官府造作之處也。致。至也。鸞曰。百工居肆。則日習其事。故能成其事。君子為

學。則日習於善。故能致其道。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文音問。皇本必下有則字。

朱熹曰。文飾之也。小人憚於改過。而不憚於

自欺。故必文以重其過。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

其言也厲。儼或作嚴。

李充曰。人謂之變耳。君子無變也。鄭玄曰。

厲。嚴正也。朱熹曰。儼然者。貌之莊。溫者。

色之和。厲者。辭之確。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

已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謗已也。已音紀。

太宰純曰。上二信字。謂見信於民。下二信字。

謂見信於君。王肅曰。厲猶病也。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朱熹曰。大德小德。猶言大節小節。閑闌也。

所以止物之出入也。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

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何。子夏

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

洒正作灑掃今作掃別彼列反焉可之焉於凌反

包咸曰言子夏弟子但當對賓客脩威儀禮節之事則可。然此但是人之末事耳。不可無其本也。故云本之則無如之何也。邢昺曰抑詔辭也。本謂先王之道。孔安國曰噫心不平之聲也。朱熹曰倦如誨人不

倦之倦區猶類也。言君子之道非以其末為先而傳之非以其本為後而倦教但學者所至自有淺深如草木之有大小其類固有別矣。若不量其淺深不問其生熟而槩以高且遠者強而語之則是誣之而已。君子之道豈可如此。若夫始終本末一以貫之則惟聖人為然。豈可責之門人小子乎。太宰純曰君子之道謂君子為人之道也。孰猶何也。誣謂以已成為未成未

成爲已成也。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

朱熹曰。優有餘力也。仕與學。理同而事異。故當其事者。必先有以盡其事。而後可及其餘。然仕而學。則所以資其仕者益深。學而仕。則所以資其學者益廣。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

朱熹曰。致極其哀。不尚文飾也。

子游曰。吾友張也。爲難能也。而未仁。

然

鸞曰。子張才德高大。故爲人難能之事也。然未可稱成德之仁人。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竝爲仁矣。

江熙曰。堂堂德宇廣也。鸞曰。曾子言子張才德高大。不可及也。故難與竝爲仁矣。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

親喪乎。

石經無諸字者也作也者

馬融曰。言人雖未能自致盡於他事。至於親喪。必自致盡。鸞曰。此章言自致盡於

他事亦當如自致盡於親喪者也。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

皇本難能無能字

速也。朱熹曰。其又獻子名。

馬融曰。孟莊子。魯大夫仲孫蔑。獻子有

賢德。而莊子能用其臣守其政。故其他孝行。雖有可稱。而皆不若此事之為難。

孟氏使陽膚為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

喜。

鹽鐵論則作即論衡矜作憐

包咸曰。陽膚。曾子弟子。士師。典獄之官。太

宰純曰。問陽膚問也。馬融曰。民之離散。為

輕漂犯法。乃上之所為。非民之過。當哀

矜之。勿自喜能得其情。菽生茂卿曰。情

謂獄情也。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是以君子

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

皇本善下有也字石經之甚作其甚

惡居之惡鳥路反

孔安國曰。紂為不善。以喪天下。後世憎甚之。皆以天下之惡。歸之於紂。朱熹曰。下流。地形卑下之處。衆流之所歸。喻人身有汙賤之實。亦惡名之所聚也。子貢言此。欲人常自警省。不可一置其身於不善地。非謂紂本無罪。而虛被惡也。荻生茂鄉曰。下流。謂淵藪也。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皇本焉作也。更古衡反。

孔安國曰。更改也。鸞鳥曰。君子不必無過。但能改之。故不害於為君子也。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

朝直遙反焉。學子之焉。於虞反。下焉。不學同。石經墜作隧。識音志。

馬融曰。公孫朝。衛大夫也。太宰純曰。仲尼焉學。言何所從學也。荻生茂鄉曰。文武之道。

無所不從學也。

禮樂也。孔安國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賢與不賢。各有所識。夫子無所不從學。故無常師也。邢昺曰。焉安也。朱熹曰。識記也。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言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夫子之牆也。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

諸魚。擾反。朝直遙反。皇本譬之作譬。諸石經同。皇本陸本皆窺。作闕。好如字。皇本夫子之牆。下有也字。從之。皇本入下有者字。

馬融曰。魯大夫叔孫州仇也。武謚也。太宰純曰。宮牆。謂宮之牆也。朱熹曰。賜之牆也。及肩。牆卑室淺。不入其門。則不見其中之所有。言牆高而宮廣也。包咸曰。七尺曰仞。夫子之云。謂武叔也。

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為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禽踰也。仲

尼如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絕也。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皇本曰月上有

如字絕下句也字從之多與祇通量音亮

邢昺曰。無以為也者。言無用為此毀此言也。朱熹曰。土高曰丘。大阜曰陵。何晏曰。言人雖欲自絕於日月。其何傷之乎。朱熹曰。多與祇同。適也。不知量。謂不自知其分量。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為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為知。一言以

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知音智道音導

朱熹曰。為恭。謂恭敬推遜其師也。言不可不慎也。責子禽不謹言。階。擗也。孔安國曰。得邦家。謂為諸侯若卿大夫也。太宰純曰。立之以下六句。蓋古語。故云所謂。

徒

立之斯立。言使民立則立也。道之斯行。言使民行則行也。綏之斯來。言撫綏之則子來也。動之斯和。言興動之則和順也。四之字。皆指民。斯猶卽也。二其字。指先王。榮謂令聞令望也。前四句。言先王之德。民之從之。猶影響也。後二句。言先王生死皆不縱。然也。子貢引古語。以言先王之德。使民悅服如是。即令夫子得邦家。其德亦猶是也。此其所以不可及也。

堯曰第二十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眾在朕躬。罔有大賚。善人是富。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謹權量。審法度。脩廢官。四方之政行焉。興滅國。繼絕

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所重民食。喪祭寬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潛父論。咨作格。白虎通。皇皇后帝作皇天。上帝石經無作。母皇本罪在無罪字。行焉作。

行矣無信則民任焉。一。句說上有民字說音悅。

朱熹曰。此堯命舜而禪以帝位之辭。四海之人困窮。則君祿亦永絕矣。戒之也。舜亦以命禹。舜後讓位於禹。亦以此辭命之。今見於虞書大禹謨。比此加詳。曰予小子。當有湯字。帝臣不蔽。簡在帝

心。簡閱也。天下賢人。皆上帝之臣。已不敢蔽。簡在帝心。惟帝所命。周有大賚以下。述武王事。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此周書秦誓言之辭。興滅繼絕。謂封黃帝堯舜夏殷之後。舉逸民。謂釋箕子之囚。復商容之位。三者皆人心之所欲也。邢昺曰。咨咨嗟也。爾女也。玄牡黑牲也。昭明也。太宰純曰。曆數謂日月星辰之運行有度數者。帝

王臨四海。奉天以行。故曰在爾躬也。菽生
茂。卿曰。允執其中。謂踐帝位也。蓋執中
猶云執樞。古訓皇極爲大中。上有天下
有民。而天子立其中間。握其樞柄。是所
謂皇極也。包咸曰。允信也。有衆不敢赦。
順天奉法。有罪者不敢擅赦也。權枰
也。量斗斛也。孔安國曰。履殷湯名也。予
小子以下。伐桀告天之文也。殷家尚白。
未變夏禮。故用玄牡也。皇大也。后君也。

大大君帝謂天帝也。無以萬方。萬方
不與也。萬方有罪。我身之過也。雖有周
親。不如仁人。周至也。言紂至親。雖多。不
如周家之多仁人。所重。民食喪祭。重
民。國之本也。重食。民之命也。重喪。所
以盡哀也。重祭。所以致敬也。公則說者。
言政教公平。則民說矣。凡此二帝三王
所以治也。故傳以示後世也。鸞曰。天祿
永終者。謂天祿不絕也。然上有四海。困

窮字。故且從朱註。疑尚書論語。皆困窮之上。脫不字與。信則民任焉者。上不失信。則民任其事也。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遵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

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象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

皇本問下有政字。謂五美下有也字。擇下有其字。焉於虐。漢書殺作誅。出又遂。

反陸本
納作內

王肅曰。利民在政。無費於財也。孔安國曰。

無敢慢言。君子不以寡小而慢之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謂財物俱當與人，而吝嗇於出納，惜難之。此有司之任耳，非人君之道也。馬融曰：不戒視成者，不宿戒而責目前成也。朱熹曰：虐，謂殘酷不仁。賊者，切害之意。緩於前而急於後，以誤其民，而必刑之，是賊害之也。猶之猶言均之也。鸞曰：欲仁者，欲得仁道也。欲仁不為貪，慢令致期，慢怠慢也。致期，謂

及期也。不先期令之，而及其期，使民愆期，是暴惡也。

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陸本子曰：作孔子曰：魯論無此章。

斯

孔安國曰：命，謂窮達之分也。太宰純曰：如所謂人不知而不愠者，所謂之知命之君子矣。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孟僖子言之。古有是言也。蒧生茂卿曰：言者，先王之法言也。先王之法言，猶規矩準繩。

也。知人者。謂知賢者也。夫賢者。其德行
合於先王之道者也。故以先王之法言。爲
之規矩準繩。而後可知已。上論首學與
知命。而下論又以此終之。是編輯者之
意也。

論語私考卷第十終

也。知人者謂知賢者也。夫賢者其德行
合於先王之道者也。故以先王之法言為
之規矩準繩。而後可知已。上論者學與
知命。而下論又以此終之。是編輯者之
意也。

論語私考卷



